



## “哀甚裂帛痛彻魂”

### ——听罢《雷雨》说繁漪的人性、美学及其他

文 | 劳茄茄

**新** 生代弹词艺术家——盛小云和徐惠新，不啻，撕开了评弹版“雷雨”的怒号狂风。

书坛上，盛小云，全然把繁漪演像、说活、唱出激越跌宕脱俗不羁的新鲜生气来——

裹身的一袭旗袍、丝质内里的热肠，那形原已是弹了眼落了睛，眉目举止间若即若离着的某种压抑——通过盛小云由表及里，气质化的台风造型，或红或绿或黑青、似福似贵似在轮回，或为着写照——繁漪——人物的戏剧命运？

怀抱的一把琵琶、忠实不老的叮

咚，那状早已经传乎听输乎心，手拨指捻起微妙伴随着的流派曲调——经由盛小云以声动情，唱腔化的艺术演绎，有急有缓有声气、亦悲亦欢亦然忘念，或则以探觅——繁漪——人生的悲欢离合；

青白的一副双眸、煞俏灵动的盼鄙，那样倒已然出其神入其化，心灵窗口上动静生着的情境韵味——显映盛小云用心达意，人格化的世态毕现，眼冷眼热眼种情、看空看色看穿炎凉，或是倾注于——繁漪——人性的阴晴圆缺！

繁漪啊，繁漪！盛小云——把你胸腔心怀都全部打开、敞亮、透明了，你的包藏里、你于隐晦中、你哭无奈呀，你为纵情恣肆的失身、你

欲脱胎换骨的失魂、你求苍天开眼的失败，到最后，轰隆隆的雷、哗啦啦的雨、白花花的东流水——是来自于宇宙天荒的，你那一种——打开、敞亮、透明了全部胸腔心怀的——“大结局”，却在人间世的雷雨大作狂风怒吼中，终于、终于——被宿命注定、被性格造就、被人生毁坏——唤作了、唤作了——歇斯底里。

这——歇斯底里，这可感、这可感的——歇斯底里呵，具象如果是——盛小云的说、噱、弹、唱、演，那么一应的——那旗袍，留响了的民国年代的韵脚；那声腔，存活着的苏州评弹的格气；那眼风，顾盼起的人生无常的真谛；

这——歇斯底里，这可恶、这









“乱伦爱人”周萍的心声——终究成了繁漪“宇宙里斗争”不敌后歇斯底里的由敢爱而敢恨的愤怒、由希望而绝望的悲怆、由生命而宿命的迷失；

——于是乎，强风扫过——标致无双，繁漪的美丽被戕害了，这是肉体被戕害，雷电闪过——憧憬全无，繁漪的心底被毁伤了，这是灵魂被毁伤，淫雨落过——歇斯底里，繁漪的精神被逼疯了，这是人性被逼疯……

振振耳膜中，歇斯底里的是台上盛小云的唱词韵律，它，夹杂着雷响的狂暴，它裹挟着雨打的猛烈，它，传达着心气的抗争——它，气冲云天、声盖人伦，悲胜一吟、冲刺热心，哀甚一啸、划破长空，唱是佳唱、词是好词，韵是押韵、律是排律，悲是悲愤、哀是哀绝：

这诗意的唱篇却救命似地声嘶喊着——“求你求我求求你”，那是一根腐烂何用的稻草，这高昂的曲调已死了心地泪洒呐叹——“我是脱水荷花心已枯”，那是一种彻底被弃的坏败，这悲绝的控诉在对着穹窿无语斥喊——“你究竟要我走什么路”，那是一腔呼天抢地的天问——

为什么希望之门被关煞，  
为什么绝望之门却敞开，  
为什么上天入地均无门，  
为什么命门要被他人关，  
为什么绿枝却被黑手摘，  
为什么鲜花终被黑心理……

### 三

“敛双眉，暗把周萍窥”，这是盛小云在《雷雨》书情第一回《山雨欲来》中的“开唱第一句”，繁漪暗窥时无奈欲露的心相，周萍暗悔后趋于明朗的情变，周朴园暗示般若有若无的揭牌，笃敲着这一个“暗”字，九千雷霆十万风暴无数狂雨暗中冥合，在聚集在汇齐在欲动全身而牵于一发；同时，又一个“敛”字，

敛的是——周朴园的封建家长“秩序”，敛的是——周公馆的生活安逸“圆满”，敛的还是——“宇宙里斗争”、运数的神秘、宿命的虚妄？


合了上述此“暗”和此“敛”交相为一的宿命论的戏剧性假定，《雷雨》集中展开了以繁漪、周萍感情“愁叠叠、恨重重，花落落、水流东”为主线的悲剧冲突，亦由此，繁漪与周萍、周朴园感情错位、违逆人伦，周萍与繁漪、四风喜新厌旧、良心悔悟，周朴园与繁漪、侍萍礼制纲常、旧情新愁等等一系列“双向互构、多重对偶、繁复巧合”的情感纠葛、人物矛盾、心理活动，环环紧扣，节节相关，层层推进，从而，随着“推车上壁”式的戏剧高潮不断迭起、翻涌，演示了书情人物——“他们每一颗心灵都会燃烧起人类感情欲望的热火，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，就像受了夏日雷雨的蒸腾，充满着郁热的气氛”，反映了弹词艺术主创们同样的“与《雷雨》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”（曹禺语），以及周公馆的人和事尤其是繁漪集“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”于一身而必然的性情人格与“树倒猢猻散”“白茫茫一片真干净”的“不可知而知之”的哀痛悲剧。

总之，《雷雨》在一个近代大资本家的封建家庭中，上演了“巴尔扎克式”的时代悲剧。这悲剧行将结束，“被逼疯”的繁漪——歇斯底里，因为她歇斯底里地对抗着神秘的宿命，在巨大神秘的宿命阴影下，“悔恨了”的周萍——走向毁灭，不及迷返，“被骗了”的四凤——无故毙命，因果所致，“惊愕了”的鲁侍萍——遭遣原罪，无端何由，“勃怒了”的周朴园——面对乱伦，不可收拾。

我欢喜——《雷雨》——这一部第十三届中国（苏州）戏剧节特邀展演的创新中篇弹词。它，精彩纷呈，

演绎了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经典传奇故事；它，闪耀华贵，奉献了戏剧结构规制中（如三一律）的古典美学意蕴；它，突破开拓，创造了评弹艺术体系中的新典名篇瑰宝。

《雷雨》——上演了一部“出人出书走正路”的活剧。你看，评弹界新生代的一批中青年演员在“雷雨”中锻炼、熏浸、见世面，而排行前茅的“老克拉”——徐惠新，无疑通过“雷雨”的洗礼，登上了一阶享受着艺术高峰体验的台梯，更得要说说“评弹界这一朵最红最红的牡丹”——盛小云，10年前，那个30岁才出头已经是国家一级评弹演员的盛小云，在《大脚皇后》中仍然以图解式、扁平型、概念化的表演占据着她“艺术的主流”，很多评弹爱好者或许和我一样，为她“艺术前进方向”担过心、捏过汗、甚至焦过虑，如今《雷雨》中的盛小云，让所有看过、听过、滋味过“评弹版‘雷雨’”的人们，从盛小云创造的——繁漪之气质、之悲情、之命运，看到了繁漪“这一个”血肉丰满的崭新评弹艺术形象背后，所站立着的“那一棵”成长鲜明、成熟起来、成就可喜的挺拔花树——盛小云——苏州评弹新生代中，一名出色的弹词艺术家。

《雷雨》——这深可铭记的评弹艺术新典。华章萦回，它，亦似夹着雷霆轰响爆闪后未肯罢散而去的云层隐然，在大幕落下之时；余音缭绕，它，又如带了暴雨倾盆狂泻毕复得平静以至的天宇清倪，在舞台别返之间；世上哪有不散的筵席，审美却得难忘的愉悦，对已久远了人文记忆的追慕和得之新创于经典演绎的魅力，交织显映出评弹《雷雨》对于书中人物及其时代“跨过了世纪、超越着时空”所形象再现着的艺术况境。

（责任编辑/杜佳）